



邢 菁 子 著

分X T-又 夕夕 厂亡 夕一 4山夕

杜秀蘭和李俊

天 津 通 俗 出 版 社

寫書人的話

這本書裏所寫的，是國營天津棉紡六廠一對青年工人的戀愛故事。這一對青年，女的叫杜秀蘭，原來是六廠的細紗工，「三反」後被提拔成細紗車間的行政管理員；男的叫李俊，原來是六廠的保全工，一九五零年冬天參加了軍幹校，現在在解放軍某部當副連長。兩人在戀愛的過程中，在政治上互相幫助，先後都參加了青年團和共產黨。同時，秀蘭為了爭取婚姻自主，還對她娘的封建思想進行了鬥爭，終於不顧她娘的阻攔，在一九五二年夏天跟李俊結了婚。這兩人的戀愛和結婚，是咱們青年人值得學習的榜樣，也表現出新婚姻制度的好處。因此，我寫了這本書，把他倆的戀愛經過給大家介

目 錄

「熬得出頭嗎？」	(二)
共產黨把光明帶來啦	(四)
「你倆真像一對兒呢」	(九)
「乾脆，我給你倆當介紹人吧」	(一三)
堅持鬥爭	(一八)
應該耐心說服	(二一)
「我不能看着你的缺點發展下去」	(二五)
她準不會鬧情緒	(二七)
可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	(三一)
戰勝了封建束縛	(三四)
「別看人離得遠，心可靠得近」	(三七)

天津棉紡六廠工會文教委員杜秀蘭，原來是細紗車間的女工，「三反」運動後被提拔成細紗車間乙班的行政管理員。她今年廿一歲，是個共產黨員，現在還是細紗車間黨的支部宣傳委員。

一提起秀蘭，六廠的工友們差不多都知道她跟俊戀愛的故事。大夥只要一聊起這回事，就都把大姆指一挑：「這一對兒呀！可真值得大姑娘小伙子們學習！」可是要說到他倆人戀愛的經過，那話兒就長啦，咱可得打頭兒說起。

注音：杜（ㄉㄨˋ）

俊（ㄐㄩㄣˋ）

戀（ㄌㄧㄢˋ）

聊（ㄌㄧㄠˊ）

「熬得出頭嗎？」

秀蘭家裏只有老娘和一個姐姐。她打十二歲就進了岸和田紗廠（就是現在的六廠）。姐姐也和她是一個廠子裏做工。那會兒還是日本人佔領的時候，工廠裏活兒挺重。秀蘭人小，身量還沒有桌子高。可是人家不管她有多小，還要她跟大人一樣的幹活兒。幹不動，就得挨揍。秀蘭常常給揍得臉青鼻子腫的。姐姐有時聽見妹妹挨打了，偷偷跑去看一看，姐兒倆就抱着頭哭。回到家，娘看見閨女臉上、身上，青一塊紫一塊的，也着實心疼。可那年頭能有嘛法子呢？工還得照樣上，得吃飯哪！

注音：熬（ㄠ）

挺（ㄊㄧㄥ）

揍（ㄗㄡ）

腫（ㄓㄨㄥ）

有一次，秀蘭在廠子裏給揍得昏過去了。回到家裏，一見娘就哭得喘不過氣來，她對娘說：「娘，你疼我吧，甬叫我再去了。」娘見秀蘭給打成那樣，正在摸着她的傷痕掉眼淚，聽閨女這麼一說，更傷心了：「了頭，娘哪有不疼閨女的，沒有法子呀！你不去，咱們吃嘛呢？再熬幾年，等你長大了，娘給你找個有吃有穿的婆家，嫁了過去，你就不再吃這碗受氣飯了。」

杜大娘那會兒也確實是這麼想的。她想自己只有這麼兩個閨女，好不容易才把她們拉扯大了。將來可得給我個有房子有地的好婆婆家，免得受一輩子罪。再說，自己身旁又沒個小子，後半世就得靠兩個閨女了。

注音：喘（ㄔㄨㄢˇ） 甬（ㄩˇ） 扯（ㄔㄧㄥˇ）

可是秀蘭不那麼想。她時常看見鄰舍家的媳婦，三天兩頭挨丈夫的揍。自己就想：投生個女的就這麼倒霉嗎？整天累個七死八活，還得挨打受氣。婆家有房有地，管嘛用？做媳婦的還得給人家當牛馬，像鄰家大嫂那樣，光熬，熬得出頭嗎？

共產黨把光明帶來啦

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了，共產黨給人們帶來了光明。工人成了工廠的主人，再沒有人挨打受氣了。秀蘭這可算熬出了頭。她跟以前可大不相同啦，又是跳，又是唱的，幹起活兒來渾身是勁。因為進步快，不久，她就

注音：零（ㄇㄣˋ）

澤（ㄗㄝˊ）

參加了工廠的宣傳隊，積極的向大眾做宣傳。四九年四月間，工廠裏發展第一批青年團員，她也被批准入團了。

秀蘭那時常到落紗女工李桂雲家裏去玩。桂雲也是一個青年團員，兩個人在一起，不是談生產，就是談團的工作，一說起來就沒有個完。桂雲有個哥哥叫李俊，比秀蘭大一歲，是六廠的保全工。人挺聰明，什麼事一教就懂，一學就會，技術也不賴。只是因為過去常和些個票友們攬在一起學唱戲，生活作風有點浮。後來因為妹妹的啟發和鼓勵，比以前好多了。

有一天，秀蘭跟桂雲聊她倆入團以後，在團的教育

注音：賴（ㄌㄞˋ）

攪（ㄐㄧㄢˇ）

浮（ㄈㄨˊ）

下都有了哪些進步。當時李俊也坐在旁邊聽。秀蘭就問李俊：「你為嘛不申請入團呢？」李俊說：「你看我約格嗎？」秀蘭很直率的對他說：「這得問你自己是不是要求進步。我和桂雲會嘛，論技術還不如你呢。」桂雲說：「我哥哥別的缺點還不大，他就是迷唱戲。」秀蘭說：「唱戲也並不是缺點，咱們廠裏不是還要組織文工團嗎？可是咱得把工作放在頭裏。現在不比從前了，咱以前是給資本家和帝國主義幹活，現在是給咱們自己幹活。以前咱們受着那種冤枉氣，就應該天天怠工；可是現在廠子是咱們自己的，生產的越多，咱們的國家就越富，咱們的生活就越能改善，就憑這點，咱就得拼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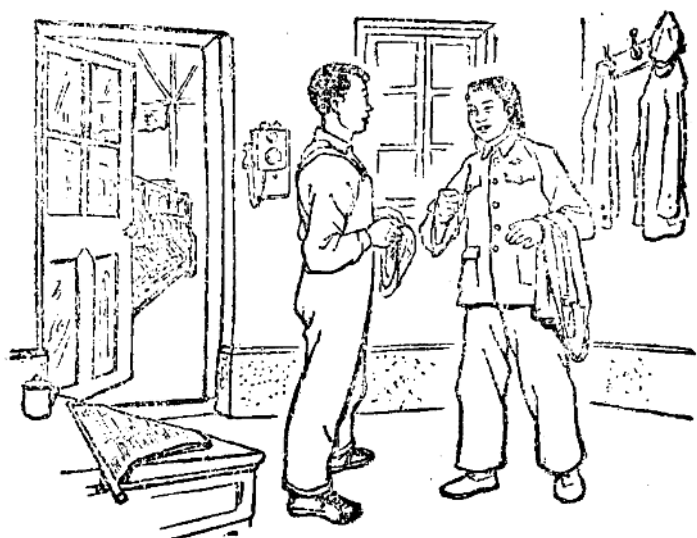
注音：

率（尸×方）

枉（×尤）

怠（分方）

拼（父一扌）



一下班就跑到車間去告訴了秀蘭。秀蘭說：「還得加勁幹，咱們要爭取做個光榮的共產黨員！」

幹。」

打那回以後，李俊可真有了進步，他不光幹活積極，和廠裏的工友們也比以前親近起來。因為他的文化還不錯，時常看報，還講給別的工友聽。後來工會就吸收他參加了宣傳隊。

有一天，團支部告訴李俊說團裏批准了他的申請，李俊可高興

了，一下班就跑到車間去告訴了秀蘭。秀蘭說：「還得加勁幹，咱們要爭取做個光榮的共產黨員！」

李俊從批准入團以後，就覺得有一種什麼力量推動着他，幹起活來，就沒說過累。看見哪個伙伴有什麼困難，從心裏就願意去幫助他。同志們也覺得李俊比以前也確實是不同了，不斷的稱讚他。

因為李俊做工作這麼積極主動，很快就被團裏選為後紡青年團支部的副書記了。這時秀蘭正當前紡青年團支部的宣教委員，所以兩人就更接近了。

有一次秀蘭對李俊說：「同志們都在誇獎你工作積極，進步快，你高興吧。」李俊說：「這還不是同志們的

幫助嗎？特別是你對我的鼓勵。」秀蘭說：「一個人的力量小，黨的力量大，共產黨就是這樣教育咱們的。」李俊說：「真的呢，我覺着我比以前可真變了，以前我光為個人盤算，現在可不然，一想就想到小組，想到廠子，看着每個工友都像親人，從心眼裏想讓他們都進步得快快的。」

「你倆真像一對兒呢」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，有一天。秀蘭聽說李俊被批准入黨了。她那個高興勁就甭提了。可是這次高興比上次聽說李俊入團的時候可不大一樣，因為她想起那回跟李俊說的話來了：「還得加勁幹，咱們要爭取做個光榮的共產黨員。」這話是自己說的，可是李俊却比自己進步



秀蘭說：「你怎麼說人家沉不住氣了呢？我是感到自己缺點多，進步太慢，有點慚愧。」

得快，想想就又慚愧起來。

秀蘭的這個思想一下子就叫李俊給看出來了。那是一天晚上，在李俊家裏，秀蘭和李俊還有桂雲，在一塊兒說話，桂雲看着秀蘭有點發呆，好像身子不大舒服似的，就向秀蘭說：「你怎麼了。鬧不舒服嗎？」秀蘭笑着搖了搖頭。李俊就搶着說：「她白天還是歡蹦亂跳的幹活

呢，哪裏是不舒服。她有心事！」這一來秀蘭可掛不住了，她向李俊說：「你說我有嘛心事？」李俊說：「你準是想起以前對我說的要爭取入黨的話來了，這會兒看見我已經入黨了，你就沉不住氣了，對不對？」秀蘭有點急了，她輕輕的推了李俊一下說：「你怎麼說人家沉不氣了呢？我是感到自己缺點多，」進步太慢，有點慚愧。」李俊說：「慚愧就對嗎？要自個多努力求進步才行。說正經的，你早就應該申請入黨了，誰不知道秀蘭是個好團員，工作積極，學習也努力，團支部的宣傳工作吧，搞的又是有聲有色的。」桂雲也在一旁說：「哥哥說的可是實話。」李俊又接着說：「秀蘭，也許你還

記得，當初你是怎麼鼓勵我的。那時我的缺點才真叫多呢。咱們都是從舊社會裏來的，誰沒有缺點？只要咱們有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的決心，缺點是可以克服的。」

秀蘭心裏想：「真的，這不正是我以前鼓勵李俊的話嗎？為什麼現在倒總想着自己的得失呢？有為革命事業奮鬥到底的決心，就應該爭取入黨，一次批准不准就再來。只要自己在政治上有進步，黨的大門是永遠開着的。申請，明天就申請。」可是她沒有把這思想說出來。

這天秀蘭走了以後，桂雲對哥哥笑瞇瞇的說：「以前是她鼓勵你，現在你又幫助她，你倆可真像一對兒

呢！」

「乾脆，我給你倆當介紹人吧」

桂雲那麼說是有根由的。因為事實上秀蘭和李俊之間的關係，已經不光是在工作上你幫我，我幫你，你鼓勵我，我鼓勵你，那種一般的同志關係了，現在是倆人的心裏，誰也離不開誰了。譬如說吧，秀蘭一天看不見李俊，就好像這一天的生活裏，少點嘛似的。李俊呢？也越來越覺得秀蘭可愛。這種情形，是因為他倆搞團的工作，常在一起開會、學習，慢慢發展起來的。

秀蘭打從那次跟李俊談話以後，跟着就申請入黨，不久就被批准了。她入黨以後，跟李俊接觸的機會更多了，差不多要天天見面。日子長了，兩人的心裏就有了

更深的感情。每當兩人談完了工作，就常是你瞅我，我看你的，像是還有什麼事沒說似的，可是又不知道說什麼好。有時兩人就只相對一笑，分開走了。

這情況讓李俊的好朋友李祖平給看穿了。他見這兩人老是一對敲不響的鑼鼓，就替他們着急了。

有一天，又是兩人談了半天工作。工作談完了，可是還捨不得離開。一個用鉛筆在紙上亂劃，一個就直着眼睛想事兒。李祖平正在旁邊，嘿哧一笑就開口了：「你們倆把心事悶在心裏不怕憋的慌嗎？乾脆，我給你倆當介紹人吧！」

注音：瞅（手又）

鑼（力又己）

嘿（父又）

哧（手）

脆（方又）

憋（夕一廿）